

骚人

一个都市的情爱故事

李现收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骚人

李现收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40 号

骚 人

李现收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10,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ISBN 7-5039-1361-4/I·562

定 价:13.80 元

内 容 简 介

某省城的东亚琴行集团总经理邢梦莹，经商海的数年拼搏，步入“大款”，事业有成。然感情生活极为坎坷，虽才女佳人云集，却毫不动心。梦莹心中眷恋着大学时的恋人褚琼。东亚集团的律师杨笋玉为得到梦莹，主动出击，尽施妩媚，使梦莹与笋玉感情日笃，日夜耳鬓厮磨，筹划结秦晋之事。梦莹与有夫之妇马琳萍水相逢，便一见钟情，使梦莹欲火重燃。

褚琼携女儿回国省亲，梦莹与褚琼和自己的女儿见面。旧情萌发，新欢难舍，双方只能以泪洗面。梦莹感情生活的不平静，各种意外也接踵而至：女儿被绑票而破财；涉嫌杀夫夺妻而被拘捕。遭人暗算，出车祸而身受重伤……褚琼丧夫后回国，欲与梦莹重温鸳梦。在褚琼与笋玉之间，梦莹倍觉难以割舍任何一个。笋玉此刻心情更是难以言状，欲罢不忍，便去追寻往昔情怀。

岁月如水，梦莹与褚琼举家迁居美国。在飞机上，梦莹觉得往事如梦一般；现在隔世般的梦已逝去，心中一片空白。

目 录

第一章	艳遇	(1)
第二章	人面桃花相映红	(14)
第三章	情网似蜜又似剑	(26)
第四章	大跌足二重奏	(38)
第五章	不知快乐在今宵	(51)
第六章	美人恼了	(64)
第七章	旧情复燃	(74)
第八章	山高水阔三千里	(87)
第九章	情天情海幻情深	(99)
第十章	爱情的凋谢	(115)
第十一章	东邻玉	(135)
第十二章	归来的慰藉	(149)
第十三章	阴差阳错	(162)
第十四章	苦海无涯	(179)
第十五章	爱女失踪	(198)
第十六章	红尘滚滚	(211)
第十七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	(225)
第十八章	我有相思千滴泪	(239)
第十九章	晴天霹雳	(254)
第二十章	人面不知何处去	(267)
第二十一章	有人快活有人愁	(280)

第二十二章	狐朋狗友·····	(292)
第二十三章	誓言与背叛孪生两兄弟·····	(305)
第二十四章	风流冤孽两地思·····	(320)
第二十五章	亦真亦幻并蒂莲·····	(334)
第二十六章	情债·····	(348)
第二十七章	画一个同心圆·····	(361)
第二十八章	天涯海角总关情·····	(373)
第二十九章	两个美女与一个大款·····	(388)
第三十章	省城拳拳忱·····	(403)
第三十一章	思不断理还乱·····	(419)
第三十二章	岁月悠悠一梦遥·····	(432)

第一章 艳遇

八十年代的中国，省城有一个突出的变化——把自己打扮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许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这座拥挤的大城市里，许多古老的建筑还保留着。那些古老街道，用青砖垒砌的居民房，看上去那么古板，但精明的小市民知道如何利用它那古板的面孔养家糊口。他们会在这些不起眼的冷街僻巷同样做起生意。各种酒肆、磨坊，鳞次栉比。在街头巷尾，也有一些走不动的老公公、老太太的一隅之地。他们会经年坐在小食摊后四条腿的高凳上，在人伍与车流激起的尘埃与气浪的交袭之中守坐终日。

此外，省城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的街道就象天文学家划分地球仪一样，把这座城市用经线和纬线切割成一方方的豆腐块。街道正以经线和纬线命名的。中国许多城市的大街道，是以地名或人名命名的，国外也是如此。譬如说中山路，在中国就能找出几条。而伊丽莎白大街，在国外起码就有十条——英国的伦敦有，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有，在美国的华盛顿也有。但省城的街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省城的居民上街下店，脑海里立时就浮起地球仪上的经纬线。外地的人进省城问路，市民会随口应答：你要问的地方在经几纬几，应从这儿坐车在经几纬几路下车向右拐，搭乘某路电车，在经几纬几下车就到。他说得简单明了，但外地人一听就懵了。外地人，不似省城人象熟悉地球仪那样熟悉这座迷宫。他们常常被这些经纬线搞得昏头胀脑。只有那些古老的街道，是在豆腐块里网织编结出来。而繁华且五彩缤纷的商业区及机关族大院，却恰在地球仪上的那些经纬线上。而在经纬线的交叉点，

通常又形成了人伍与车流的要冲。在这样的要冲，就形成了闹市。所以，省城除了那些古老街道上的那些古板面孔的青砖瓦房，这儿还有大厦林立的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它才是省城今日腾飞的缩影。从摩天大楼悬垂下的条条醒目的巨幅广告带，就象是晨曦辉照下的维多利亚大瀑布似的，给人一种弦目的经济大潮的雷霆万钧之势。到了夜晚，还有那些霓虹灯广告，那些密密匝匝不断变幻文字图案的大型液晶或电子显示广告，以及千万条彩色灯泡练组成的灯光世界；忽明忽灭，又给闹市增添了一种变化万千的七色彩虹。而那些红绿色的闪光，又恰似凌空而下的瀑水激起万颗的明珠。所以，在现代人的感官里，省城已象一位光艳照人的超级模特一样——显出时代的流光溢彩、青春与生机、浪漫与神秘。

东亚琴行实业公司，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美人的感召下——经商有术，管理有道，从无到有，由小而大，成了遐尔驰名的集团公司。这家公司，恰在省城那条“维多利亚大瀑布”以北50米处的经4路上，与大观园商场也近在咫尺。这儿是省城的最繁华的黄金地带。这家公司仅有2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它是一栋四层楼建筑，营业厅在下，办公楼在上。看上去，这是一块很不起眼的地盘，但今天的装璜却在经4路独占鳌头了。金字匾额，写着大红字的茶色的旋转门，以及铺面独具匠心的摆设，都象一位大艺术家刻出来的艺术珍品。而到了晚间，大型液晶板显示出的琳琅满目的珠光，又使这家公司象一颗明珠似地独立于这黄金地带。

这家公司是与新加坡琴行跨国集团公司联合经营。每年经营创收达3000万，实现利税600万，积累和形成自有流动资金，固定资产达4800万元。公司总经理叫邢梦莹。当然，他的大名已象一位影视明星一样家喻户晓。

邢梦莹是何等一位人物？这位仪表堂堂的男士，三十三四的

年纪，潇潇洒洒，颇有新时代企业巨星的那种气质与风采。他原是省府“机关族”的一位机要秘书。俗话说：“机关不愁千种粟，机关自有颜如玉，机关胜过黄金屋。”然而这话，对于梦莹却是一个极大嘲讽。他在到了29岁的大龄青年的行列时，既无颜如玉的知己艳友，也无“花翎顶带”的那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仕途暗淡无华。此君于197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由于本科学历，自视清高；又因两年前抛出两部艳情小说《今夜飞花落谁家》与《青春剑》小有名气。他幻想做一名文学巨匠，并不懈地在此领域孜孜追求，但他的名字并不象今天的王朔那样声贯寰宇。而且，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与清贫渊源甚深，很难在一方心灵的净土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邢梦莹有一副好嗓子，也曾跻身歌坛，幻想做一名流行歌星，但也很快败下阵来。因为他那呆板的动作常使导演皱着眉头。他缺乏一个流行歌手应有的浪漫。经过两次大碰壁后，他觉得机关是仕途的跳板，便在29岁的那个年纪上，不惜重金通过层层关系在省府宣传部门谋得了一个机要秘书的美差。但是繁琐的事务与无望的升迁，使他在这个充满诱惑和神秘色彩的殿堂终于困倦了，疲惫了。

但是，邢梦莹毕竟碰上了一个骚动的时代：在那么短短的几年内，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就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文化人的“下海”浪潮犹如一股飓风狂澜，把整个中国，把整个省城掀得沸沸扬扬。电影名星黄宗英最早冲刺深圳，全国政协委员葛子平辞官开创了跨国经营的综合商社，令人注目。文化人下海并非今天的创造。正如一文人所吟：“范蠡荡舟，西施弄浆，功臣美女皆下海；红袖当垆，青衫掌勺，才子佳人早经商。”如今允许公职人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可以想见那种有能力者跃跃欲试的心理。在“人生难得几回搏”的进取激流中，省城正是“一夜春风绿上枝头”。不少的名人名流也闻风而动，办起了自己的实体。这种红火的“下海”潮，给机关族一阵阵震荡。省府大院终禁不住这种

经商热的诱惑，直煽得大院那些不愁千种粟、自有颜如玉，亦真亦幻的机关族，心旗摇曳。邢梦莹正是在这样一个骚动之秋辞职下海，以 3.5 万元的稿酬与累年的薪水做为启动资金，办起了自己的中泰琴行——它就是东亚琴行实业公司的前身。

中泰琴行由于在省城的黄金地带——那栋很不起眼的四层高的小楼，每年的租金却是 12 万。如果搞得红火，他希望第一年保本得息；如果经营无方，他连租金也付不起。亏盈虽是几万元的事，但亏了就会使他一辈子爬不起来。但事业总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一个探险家如果没有一点冒险精神，他就不可能发现北美大陆，人类就不会知道地球是圆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令人惊恐万状的险滩暗礁、海啸赤潮，随时可能遇到。但咬一咬牙，也就闯过了。事业正是如此。不然，世上就不存在了贫富悬殊的阶层。他非常清楚这点：此次下海，他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变成一位负债累累的穷光蛋。他是科班出身，过去从不信奉上帝。但下海的第一天，他就买了一枚金质十字架，挂在胸前虔诚地祈祷了半天。“下海”就是赚钱，不胜则败。但他非常自信。从外表看，这个青年人西装革履，系着漂亮的领带，很有省府机关族大少爷的派头。他的眉毛弯得就象月牙——那种青黛色给人一种戏剧舞台上小生的温文尔雅，但他的眼睛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眸子深得就象蓝天大海，没人知道他的内心藏着一个怎样的昨天。因为在他下海之年，已经 30 岁出头了。他不苟言笑，属于那种天生愚顽之辈，但下海使他笑口常开，使他改变了自己。他身高 1 米 80，面孔虽不是眉清目秀，但有几分飘逸，是个标准的美男子。所以谁也不会相信这个让女人着迷的公子哥身边没有一位柔肠百结的妻子或女友。但他确实没有。他现在甚至连想也不去想。他完全忘记了红尘，他只想到了如何赚钱。世界上有许多事业成就者，就在于追求。上帝赐幸运于他。他的追求成功了，琴行开业的第一年，营业额居然达到 100 万。这使他大喜过望。

这个大小伙子一年瘦了十斤肉。由于疲于奔波，有时会不修边幅，但看上去更潇洒、更飘逸了。他过去是滴酒不沾，现在酒量是半斤。他过去也没有吸烟的习惯，现在却染上了这个坏习。由于职业关系，他的应酬也多了。接待的客户有外地的营业员，有影视公司的领导，也有各大公司或省剧团的客户。这些人一到中泰琴行，就会受到梦莹的款待。这些人吃了喝了还得拿着。在社交圈里，这叫“茶水费”。这些客户都非常欣赏梦莹的大方。订他的货，回扣使他们激动得肩头都抽动起来。老实说，一个投机商人都是靠一些手腕起家的，梦莹就很精于此道。在商品经济的争夺战中，集体单位国营，也都乐于此道。梦莹也恰恰看破了这一点。第二年，他的营业额突破1000万。人有了名气，就能引来外资。新加坡琴行跨国集团公司向他投资了。这家集团公司的联手，使他扩大了营业范围。大凡影视圈、戏剧舞台应用的一切——从服装道具，到音乐器材，已包罗万象；杂似低、中、高档各种品色，使这家琴行成为省城最有名气的器材购物中心。梦莹非常清楚：在这场争夺战中，宣传是商战利器，是货源的第一销售。他就捉住了广告。报纸上、电视上到处都是东亚的天下。在东亚门前，人们会经常看到身披广告绶带的模特队伍在经4路上做广告宣传。观者如堵。而在电视的黄金节目中，人们也会天天看到女人的红唇、蓝眼圈、丰满的肩膀、修长的玉腿、漂亮的纤手，还有半显半露的俊俏的脸蛋。这些被特写镜头肢解了的女人形体，把引进的产品非常巧妙地配搭上去，给人以醒目的视觉效果。同行们会认为梦莹很“毒”，但也“毒”得恰到好处，他使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目前，他在国内有七家子公司。他成功了。他由一个极为普通的机关族公子哥，由一个小有一点名气科班出身的雅士，一跃成为省城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了。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大哥大，有了自己的高级轿车，有了自己的律师，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但他的目标是使自己在数年之内成为亿万富翁。这不是

一种狂妄，而是一种现实。他如此富有，但不妄花一分钱，也没有自己的别墅。他的穿着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东亚。明年，他希望自己有更大的投资，想在省城建一栋“东亚文艺中心娱乐城”，但这个计划他还秘而不宣。

邢梦莹手下有两员大将与三名职员。那两员大将：一名业务员，再就是新加坡集团公司的特权代表——他的秘书陈琪小姐了。除了业务员邢小燕外，在他的周围都是身着旗袍、亭亭玉立、美目流盼、一脸青春气息的女孩子。而他的律师杨笋玉也是一位绝艳惊人的美女。可以说，梦莹是一个被女性包围的人，以致陈琪女士常开他的玩笑，说东亚是省城乃是中国真正的贾府……那贾府中的公子哥何其人，就不言而喻了。每当这时，梦莹总红一红脸。他已是一个大龄青年了。他为什么没有一个艳丽的女友呢？

过去，梦莹在省府大院没有自己的宿舍。他一直跟他的老爸住在一起。直到有了钱，他才买了一栋200平方米上下两层的商品房。但老爸不沾儿子的光。他仍住在那条古老街道的青砖瓦房里。房舍虽然小得象一个鸡窝，但老爸对这栋小房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毕竟是故土，况且生活起居也十分方便。他不欣赏现代青年的做法，他甚至对儿子的那栋漂亮的商品房都不曾去看一眼。梦莹还有一个小妹玉瑾，在工厂做工，也一直挤在老宅。老爸有自己的人生观，他并没有因为儿子有了钱，就终止自己的营生——他的薰肉与烧牛肉那是在全市都卖出了名的。他每天将小推车推到街口。小妹下班之后，一半的时间跟着老爸转。老爸有自己的一套生意经。这是老一辈省城人沿袭的老规矩——老了自己也能养活自己。他们不愿意吃闲饭。

邢梦莹事业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可以想见，他的生活也许是最枯燥无味的。他没有个人的私生活。下班回来，便是另外一个天地。我们知道他有音乐天赋，常常可以听到他唱一支歌，或弹上一曲。但这歌、这曲的凄凉调子，常把人带到一个遥远而凄

凉的世界。他更多的时间是沉溺于自己的写作，尽管这心灵的一方净土难以寻觅。他的一部力作《玫瑰狂想曲》即将付梓出版。这是一部纯文学作品。这本书几乎没有故事情节。书中的主人公完全是通过内心心理的沉吟刻画出来，如泣如诉，几乎连作者本人都无法接受这种压抑感。难道书中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邢梦莹本人吗？现在还没人知道这个谜。但他的律师杨笋玉小姐知道梦莹有过自己的爱。那本书的书名就会让她一望而知。

的确，他的生活太枯燥、太单调了些。他从不涉足舞厅与咖啡馆。他有音乐天赋，却从不跳舞，也不会跳。人怪就怪在这儿，怪得出奇！所以，除了事业之外，写作是他的第二生命。对于他的这栋新寓。除了他家小妹光顾，几乎就无人拜访了。他独身一人占有这块空间，他是这个寂寞王国里的寂寞王子！

这一天，有位女士来了这个大小伙子的私邸。这真是一个例外啦——这是梦莹新寓破天荒有客来访。这位女士身材修长，肤色白皙，一张沉鱼落雁的漂亮脸蛋，一双桃仁般的美丽大眼睛，双眼皮。正是风月天边的那种年纪，所以，眸子眼神里总一种无限撩俏的色彩。她身着一件黑色长领的蓝色上装，下身则是简洁沉静的栗色毛料西装长裤，就象一位超级模特似的给人一种婷婷的人体美，给人一种成熟女性的庄重与优雅。真是一位百里挑一的美女。她正是东亚琴行公司的特聘律师杨笋玉小姐。这位小姐因辩才横溢而名振省城。她的名字就象一位长胜将军一样使孺妇皆知。做为一位百万富翁，聘用这么一位律师作为他公司的权益保护人，尤其是她，人们会怎样想呢？一个单身男人与一个单身女人经常相处，那些饶舌的人天天拿眼盯着，总以为他们之间有一些微妙的事儿要发生。但谁都不会想到，梦莹对这个漂亮女人没有幻想。虽然如此，他对于她的来访还是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因她是来他新寓走访的第一位客人。

“请随便坐，杨小姐。这套房子是给我老爸买的，但老人死不

来住，所以空荡荡的，就是沙发多。”

杨笋玉莞尔一笑道：“你是个孝子。我去过你家两趟，老人住的虽然窄处，但有墙有院，总觉得是个家。老伯的考虑也许是对的。两下里住倒也好，难道总经理就不需要一个家了吗？”

梦莹这时又会脸红，他给杨笋玉泡了一杯咖啡。“杨小姐，我希望你叫我梦莹好了。这不是在社交场合。”

杨笋玉捧起了咖啡，又嫣然一笑。“那好哇，请你以后也直呼我笋玉。非正式场合，直呼名字倒也觉得自然了许多。”

邢莹点燃了一支香烟，一面打开录音机，将音量放得很低。

“笋玉，怎么晚上跑我这儿了？一定有事吧？”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的新居吗？听说你已经搬过来半年了，好难找……”

梦莹笑了笑道：“希望经常来玩。我晚上很少出门，有时在家吃饭，吃过饭拍打拍打屁股又跑这边——有时实在闷极，便去卡拉OK唱上一曲……”

“所以我说你应该有一个家啦……”

但邢梦莹道：“那也许是一个迷人的梦，但对我也许是永远。”

她看到他脸上有一种无法掩饰的伤感，又惊诧，又觉好笑，但她却回避他的话道：

“我明白了。你还没有你的事业基础，但不考虑这不可能……呃，你看我光顾了问你的私生活，倒把今天晚上来的主题忘了。在公司不方便，所以，晚上来你这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与林珏过去是同学吗？”

邢梦莹道：“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问题？”

杨笋玉笑道：“我是你的权益保护人，当然我要关心你啦。在我的感觉里，我觉得这位林老板对你是很能信任的，一甩手就给了你一千万。所以，我很纳罕。想不到你在国外还有这么一位好朋友。”

“我们曾在—个中学读过几天书。他是个插班生，比我高两级，是我们的领袖。我也跟着瞎哄哄，但彼此投机。后来他流落街头，我们就成了难兄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们又成了生意场上的合伙人。”

“原来是这层关系……”

邢梦莹又道：“他是个做大生意的人，不在乎这几个钱。他只不过是拿东亚做个跳板，别有他图……”

杨笋玉有点困惑了。“你们还有更大的计划？”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的胃口很大，希望我上一个新的项目。但我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考虑，所以，我们始终还没有对话。”

“我能冒昧地涉入这个领域，问—下你的打算吗？”

邢梦莹以诚相见道：“我打算与林珏合伙建—栋娱乐城。但这笔投资主要靠他，不知能否引起他的兴趣。”

“这个主意很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以先写信透露—下这个设想么。”

邢梦莹道：“我一向认为信件总不能确切地表达我的意思。所以，想等他大驾光临再作计较。他迟则春天，就可能回省城—趟的。他放心不下儿时的一位女友，这就是再层意思了。”

杨笋玉听呆了。“梦莹，你在说什么……”

邢梦莹道：“我是说他在寻访—位叫楚玉竹的女友。你替我打问—下这个小天使的下落好吗？我真是太糊涂了！我居然把林兄委托给我的这么—件重要的事情忘在了脑后。要不是今天晚上扯起这个话儿，还不知何时去办呢。”

杨笋玉脸上掠过—丝嫣红，颌首笑道：“既然梦莹这么信得过我，我会尽力去办。不知林老板向你透露些什么？我总得有点线索呀。”

“那是。可这个女孩籍贯何处，连林兄也是不知道的。楚玉竹自幼父母早亡，跟着仲伯。那时她住在泰安军分区，仲伯是个军

分区副司令员。林兄父则是当时的市委书记。所以，两家常有往来。两个人自幼青梅竹马，那时他们就结下了山盟海誓——这不过是孩子时的戏言。但这个傻小子已经是36岁的而立之年了，也至今独身。但那毕竟是个动荡的时代，时值文革，两家各自一番磨难。后来，林珏爸调来省城；又赶上反四旧，这位新上任的省府要人被革职了。林珏便从此离开了山东，去了广州姑妈那儿。但她姑妈当时也被揪斗，所以，他又出国到了香港，一别就是二十年。今天突然犯了神经，又想起了楚玉竹。笋玉，你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吗？这么多年了，楚副司令员也几经调迁，纵使找到了这位天使，也当是绿树成荫子满枝了。所以，我也没把他的嘱托当做一回事。现在，就劳你把楚玉竹找到好了。事成之后，当有重酬。”

笋玉笑道：“我明天就去古城。请放心好了，我很快给你回话。”

这天晚上，邢梦莹与杨笋玉谈得很融洽。他觉得杨笋玉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姑娘。

邢梦莹通常睡得很晚，但早上总醒得很早。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规律。上午大约九点，他与成都又签定了一份购销合同，并陪顾客在太白大酒家吃喝一通。已经到了十一点半钟，他在路过经6路时，碰到了一家文印社便径直走了进去。他有几张表格需要在这儿复印一下。

这家复印社规模不大，只有一台四通打字机和一台德国进口的复印机。六节精美的玻璃柜台呈拐角尺状将主人与客人隔成两块天地，里边收拾得很利落；兼之装潢简洁，给了人一种舒适清新的感觉。由于房间窄小，这儿并没有给客人预备的沙发。来办事的顾客，只能象在商店买东西一样站在柜台之外。

打字机前侧面坐着一位女子。从她那倩丽的侧影，可以想见她是一位十分成熟的女性。一袭黑发披散背后，鬓边露出白润的肤色。她聚精会神，两只削葱般的小手在键盘上灵巧地掀按着——

就象一位钢琴手熟悉自己的琴谱弹奏出一串串音符似的，电脑屏幕上飞快地排列出一行行鲜绿的汉字。邢梦莹欣赏着她那熟练的动作，好象不忍心去打扰她，便抽出一支烟燃着。但打火机的一声“咔哒”声，仿佛是对这女子的一声抗议，她立即停止了工作，转过脸，站起身。

“对不起，我没有听到有人进屋来……你怎么不叫一声呢？”

邢梦莹有点傻了。他没有听到她在说什么。他完全被这个成熟的让人消魂夺魄的女性所惊呆：她脸如春桃，其神若月。由于谈吐抑扬顿挫，榴齿含香，正是被众人所称誉的那种明眸皓齿的绝代风流：她那白天鹅似的圆润肉感的脖颈上，戴着一副金项链，白嫩的耳垂下，长长的耳环在摇晃。这女子身材娇小，楚楚纤腰，着一件开放领口微露酥胸的橄榄棕色的上装，苹果牌的牛仔裤，高跟鞋。她的这身打扮，把一个现代女性的线条曲线象大理石雕像似地刻画的淋漓尽致：成熟的两座乳峰使胸脯高高挺起，两条丰满而柔和的长腿，使这个女人可以撩起多少异性连绵的幻想。任凭她那圆润的红唇对一个目光灼人的异性高高地掀起，任凭她那恼火的眸子目射寒江，依旧使她面前出现的这位异性已经神魂颠倒。他的心已象空中的一片落叶，在一阵温馨的微风中摇摇飘飘了。直飘飘得他几乎忘记了他的身份以及来此的目的。

“我在问你呢？听到了没有？是打字呢还是复印？”这个女人说，但脸上没有愠色，只是红了红脸。

邢梦莹从那幻梦中转醒过来，慌忙答：“有几张表格想印一下，麻烦了。”一面从小提兜抽出一小叠表格递给她。

“要多少份？”

“根据你的时间吧，三百份、二百份都可。”

这个漂亮女人抬抬皓腕看了看表。“如果你有耐心的话，我只能印到一百份。”

梦莹耸了耸肩，觉得这个女人在有意挑逗他，便道：“一百份”